

清朝艷史演義

華齡出版社

清朝艳史演义

费只园原著

文白、仿苏 编译
沈星、雪松

~~华~~ 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 068 号

DK100/27

清朝艳史演义

费只园(原著)文白等编译

北京西城区小乘巷胡同 2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淀苑峰图书文献服务部

787×1092 毫米 32 开 12.625 印张 275 千字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 199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1000

ISBN 7-80082-187-O/K·12

定 价:6.95 元

目 录

- 第一回：吴三桂一怒裂家书
侯朝宗三生盟画扇 (1)
- 第二回：市隐园顾横波祝寿
祇陀庵卞玉京朝天 (11)
- 第三回：命防河鸳侣警邢姨
志过墟鹤飞感刘妹 (19)
- 第四回：恻史相生别入渔家
悯王子比邻留祸水 (27)
- 第五回：马婉容血痕蜚闽峤
柳如是泪渍洒虞山 (34)
- 第六回：霞喷舌唾葛蕙芳报主恩
霜上鬓丝李宛君评国事 (41)
- 第七回：编忆语为小宛伤神
开闰集听妥娘话旧 (50)
- 第八回：惧穷追曾妃沉鸂鶒
劝反正李妾饮龙泉 (58)
- 第九回：乱头粗服侠妓试刀叉
蛮袖弓鞋可儿传楮墨 (65)

- 第十回：龙梅庵晨索寄笺人
毛西河夜拒当垆女 (73)
- 第十一回：全椒学士惭愧上公车
渔洋夫人慷慨倾私囊 (81)
- 第十二回：徐昭华别署弟子籍
陈南楼新题列女图 (90)
- 第十三回：偷朱笔智激小杏奴
分白镵硬证三荫子 (97)
- 第十四回：何女变真名穷栖山谷
吕娘旧恨远涉江湖 (105)
- 第十五回：紫玉成烟晓岚哭沙漠
红绡被盗秋帆遣昆仑 (112)
- 第十六回：嘉勇贝子阉令先服几
节烈妇人国恩邀特宠 (120)
- 第十七回：画舫笙歌经略误翻金谷酒
胡尘车骑回妃生入玉门关 (128)
- 第十八回：布服扁舟郑板桥嫁女
机声灯影洪北江娱亲 (137)
- 第十九回：金章紫授两代领鹓班
锦缆牙樯双姝合鸳梦 (145)

第二十回：展画阁众女集湖楼 评书法名姬居相邸	(153)
第二十一回：量美人创格笑戟门 识夫婿多情羨雏玉	(161)
第二十二回：赏雀翎二美别粉榆 割豚肩一官涎苜蓿	(169)
第二十三回：槃水耗纓作诗代哭 重楼邃阁吊古伤今	(178)
第二十四回：竹竿巷里花烛重偕 碧浪湖头桃根双浆	(186)
第二十五回：宝马香车品评汧国事 帷灯匣剑传颂定庵词	(194)
第二十六回：贾妇独垂怜言甘币重 丐妻难忍辱志决身歼	(201)
第二十七回：锦锈屏开三千输粉黛 乳花香溢百八挂牟尼	(209)
第二十八回：芦草霜寒力擒黑首 莲花露萎巧灭齐妖	(216)
第二十九回：喋血满街死守乌节妇 裹尸一骑空忆葛将军	(223)

- 第三十回： 行色匆匆定情梦 李
襟怀落落保节重盐梅 (231)
- 第三十一回： 选色到嫖娥双翹获宠
批鳞由秀女一语回天 (239)
- 第三十二回： 费恭人义陈清白书
赵小姐情贻红绿佩 (247)
- 第三十三回： 姑媳纺车节楼灯火
弟兄金榜绣闼文章 (253)
- 第三十四回： 成市虎金铄廖玳梅
信断帛鸿玉殒姚修竹 (259)
- 第三十五回： 行云流水毛子醉明窗
檀板金尊珠儿离画舫 (266)
- 第三十六回： 责丫环有心倾幕客
炫鹤补故意销檀郎 (273)
- 第三十七回： 孀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侠妓孝思画兰偿父债 (279)
- 第三十八回： 虐使婢罚金倪子和
订鹑陂起恩中丞 (285)
- 第三十九回： 为息妻嗔名虚翰林院
小惩客过胆破孝廉船 (292)

- 第四十回： 引雉媒预约澄大爷
图鹿叙纷传潘观察 (299)
- 第四十一回： 县君迎銮驾栟县承欢
旧事感星槎仪鸾梦冷 (307)
- 第四十二回： 明月诗成状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梦醒司员妻误入桃源 (313)
- 第四十三回： 疗妒少鸩羹吴探花逐艳
衔哀凭鹤吊陈太史招魂 (321)
- 第四十四回： 颂扬县宰巧赚摇钱树
蛾眉寄语重价购贤书 (329)
- 第四十五回： 缟袂痛黄婆梨园一部
红妆淡谢妓华屋双栖 (337)
- 第四十六回： 掠云鬓恩宠加姑娘
妻杀夫谋成仗尚书 (343)
- 第四十七回： 女扮男装也冒大人名
人亡物在书币艳千金 (351)
- 第四十八回： 打鸭惊鸳端午桥假谈道学
画虎类狗瑞莘儒错认风流 (359)
- 第四十九回： 开私门窝娼捕陈七
追汽车择婿笑朱三 (367)

- 第五十回：佳人美酒故都督晦迹
抛金离子旧女伶下堂 …………… (374)
- 第五十一回：下笔千言多情护芝草
借刀一杀有意死莲英 …………… (381)
- 第五十二回：双分鸳牒五少奶重缔珠缘
一角蜃楼二小姐潜占镜听 …… (389)

第一回：吴三桂一怒裂家书 侯朝宗三生盟画扇

话说清朝三百年间，名臣显宦、儒林文士，自然有《清史》流传下来；就是一些有技术、技艺的人，也依仗着一点奇特的本领，被史书收罗殆尽。只有人数占一半的广大妇女，史书记载甚微，仅有的也不过是几个所谓“孝义节烈”的而已。这部书，就是要把清朝上至巾帼女豪，下迄青楼佳丽，只要是可歌可泣、可感可叹的故事，尽数敷演出来，以补史传之缺。

先说清朝入关，定鼎北京，就是以—一个著名的女子为导火索的。明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浩大，朝中派了几个大将，都被义军打得落花流水。这时崇祯皇帝想起锦州总兵吴三桂，这几年来镇守辽东，与清兵几次交锋，显示出才干，便传旨召吴三桂进京晋见。吴三桂本是辽东人，少时便聪明绝世，又臂力过人，十八岁就考中武举人，跟随其父吴襄，在军中效力。后其父因罪入狱，他接替其父职务，任锦州总兵。这日听得圣旨传他入京，便将宁远的事务交待给副将代理，自己带着卫队，赶往京城。崇祯接见了吴三桂，对他着实慰劳一番，又封他为平西伯，专门抵御李闯王的义军。

吴三桂得皇帝青睐，心中感激不尽，决心努力“平贼”，以报圣上知遇之恩。

朝中众官，见吴三桂得宠，就有一些趋炎附势之人，向吴三桂巴结，其中最先行动的就是周皇后的父亲、崇祯的丈人、嘉定伯周奎。他先和吴三桂约定日期，设宴款待。席上数不尽的山珍海味、玉盘珍羞。酒过三巡，菜上五道，堂前又出现一班一班的歌童舞女，长裙广袖，翩翩起舞。吴三桂久戍宁远，住的是帐幕，吃的腊肉，哪里有这般天堂一样的住宅，天仙般的美女？况且戎马半生，连妻子都不大相见，虽然本是个好色之徒，却也无从发泄出来。如今突然见了这些美人，便目不转睛，恨不得一口吞下几个。正自呆呆地望着，只听耳边说道：

“圆圆，替伯爷把盏。”

三桂转过身来，顿然一惊，只见面前站着一位明眸皓齿、花貌丰容、雪肤黑发、亭亭玉立的女人，真可谓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即使曹子建的《洛神赋》、杜少陵的《丽人行》也描摹不出她照人的光彩。一向威严庄重的吴三桂，望着这天姿国色，喃喃地说不出话来。圆圆却早捧定酒壶，向吴三桂嫣然一笑，斟满一杯，递到吴三桂手中，说道：

“伯爷请酒！”

听得这莺声燕语，吴三桂更是迷迷糊糊，不知身在何处，一连喝了三杯。圆圆已执壶退下，入内更衣。此时不论堂下令人心醉的箫管声，还是周奎频频的劝酒声，吴三桂都恍如不闻，一缕神魂，早随着圆圆去了。周奎见此光景，不由得微微一笑。不一会儿，只见圆圆换了一身装束，抱着琵琶，婷婷袅袅地走了出来，正待拨弦转轴，周奎便道：

“伯爷不是别人，圆圆尽可侍坐。”

圆圆遵命，趁势假依在三桂旁边，轻弹慢挑，唱了一曲。三桂更是乐不可支，忽然大声叫道：

“圆圆爱我！”

下面的歌童舞女突然听见这一声吼，吓了一跳，随即哄堂大笑，前仰后合，乱了阵脚。吴三桂此时方醒过腔来，尴尬地对周奎一笑，言道：

“‘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粉一齐回’，我竟成了扬州‘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了，请老皇亲不要见笑。”

“哪里！哪里！现在国家多难，闯贼进逼京城，清兵又虎视中原，还仗着您这样的栋梁之才保家卫国啊！老夫年纪老迈，只能残喘度日了。圆圆是老夫自幼养成，色艺都不错，将军如见爱，可以奉赠，只是今后老夫一家全仗将军保护了。”

吴三桂做梦也没想到周奎这样慷慨，激动地站起来说：

“老皇亲的事，便是晚生的事，请放心，我定尽力而为。但皇亲既赐圆圆，不知何日奉迎？”

“圆圆，谢过伯爷的赏收，然后进房收拾收拾，便和伯爷同归。”周奎道。

圆圆果然拜了下去，弄得吴三桂受礼又不是，还礼又不是，好一阵为难。周奎便命停乐撤席，端上茶来。二人一面品茗，一边闲谈，吴三桂道：

“依晚生之见，闯贼虽猖狂一时，但并不可怕；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辽东的局势，满清兵多将广，觊觎中原之心已久，如不重视，久之必成大祸。”

“将军久镇辽东、与清兵相抗，所见必然高超，

……”

二人正说之时，圆圆已度了出来。只见她青衣便髻，容光焕发，熠熠动人，千种风情，万般妩媚，自不待细说。吴三桂告辞了周奎，带了圆圆回家。一阵阵宝马香车，圆圆就变成吴三桂的夫人了。

新婚燕尔，吴三桂上表请了三天假，杜门谢客，足不出户，只是陪着圆圆。二人耳鬓厮磨，山盟海誓，要在天做比翼鸟，在地为连理枝。三桂将身心全都系在圆圆身上，为圆圆而颠倒。这圆圆本姓陈，是周奎从南方买回的歌女，杨柳楼台，风月舞场，哪一处不曾经历？周奎原意是见崇祯的爱姬田贵妃病逝，教导圆圆一些宫廷礼仪，将她进奉皇宫，料得崇祯必然赏识。哪知崇祯忧劳国事，怀念故妃，依然将圆圆发回周奎家中。周奎正无可安插，就便宜了吴三桂。好景不长，转眼吴三桂假期已满，宁远的紧急文书又雪片般地飞来，料想不能再留，吴三桂只得忍痛和圆圆告别，出京而去。

这正是九月凉秋，一路上茅店鸡声、板桥人迹，颇感凄凉。回想京城中雕栏画壁，软玉温香的生活，真是霄壤之别。吴三桂郁郁不欢，无精打采。到了宁远不几天，忽然接到崇祯皇帝谕旨，叫薊辽总兵王永吉率领宁远军兵五十万人，入京勤王，让吴三桂领精锐部队殿后。三桂心中大喜：一到北京，就又可以和圆圆相会了。哪知带着军马刚到山海关，前边的谍报说李自成已经攻破京城，皇帝与皇后已一同殉难。听了这个消息，吴三桂想着圆圆不知在何处，心中七上八下，觉得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正想兼程并进，入京击“贼”，忽然军卒报说北京有家书到来。送家书的是老仆人吴贵，三桂等不及拆信，就问道：

“老太爷好吗？”

“被抓进监狱了。”吴贵回答。

“老太太好吗？”

“也被抓起来了。”

吴三桂道：

“这不要紧，我一攻进北京，自然释放。陈夫人呢？”

吴贵说：

“被抢走了。”

“没同老太爷、老太太在一起吗？”

吴贵哭着说道：

“新皇帝一进城，贼将刘宗敏就将夫人抢进宫中去了。”

吴三桂一听此言，呆了半晌，没说一句话。许久他才打开家信，匆匆浏览一遍，脸色变得铁青，对吴贵说：

“父亲叫你来劝我从贼，我是大明的臣子，只有讨贼，哪有投贼的道理？”

说完将信撕得粉碎，抓过笔来，写了八个字：“父既不忠，子亦不孝。”封好后交给吴贵，说道：

“回去交给老太爷。”

吴贵走了以后，三桂变得更加沉默，心中像开了五味瓶，酸甜苦辣辛，一时也分不清是什么滋味。夜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家、国、民族的矛盾，个人的恩怨，像乱线一样，理也理不出一个头绪。几天过去了，他的内心深处渐渐产生出一个呼声：“圆圆是我的，我必须夺回来！我必须夺回来！”这呼声越来越强烈，压倒了一切……

要夺回圆圆，谈何容易。明朝军队已七零八落，溃不成

军，自己手中的军队虽然训练有素，但毕竟人数少，不足以和刚得胜的李闯抗衡。要想夺回圆圆，重偕伉俪，唯一的办法是出关借兵。这时什么父母的生死、明朝的复兴，和倾国倾城的佳人比，都黯然失色，也就顾不上了。清朝诗人吴梅村曾作《圆圆曲》一首，写到此处，有四句诗说：“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吴三桂仗着清兵，果然把李自成的义军赶出北京，终于夺回了陈圆圆，可惜已经红啼绿惨，憔悴不堪了。虽则如此，二人破镜重圆，仍有一番别离之情，自不待细言。“冲冠一怒为红颜”，正是吴三桂这不惜卖国，引狼入室的一怒，使得清朝顺利进关，入主中原。如此说来，陈圆圆倒可以说是大清国的第一大功臣，值得大书特书一番了。

几乎是与清兵入关，占据北京，改元建国的同时，一直生活在南京的福王登基即位，史称南明。南明王朝君臣更加昏聩，既不能进兵北伐，收复失地；也不能整理朝政，固守半壁江山，而热衷的是权势的倾轧和尽情享受声色之乐。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奸党，更置清兵南下的事实于不顾，排挤抗战英雄史可法；搜捕爱国的东林复社党人……，所有这些，加速了南明王朝的灭亡。然而南明王朝虽然灭亡了，却留传下许多忠臣义士、英雄豪杰坚持民族气节、英勇抗清的故事。不必说史可法、黄得功这些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就是出身青楼的妓女李香君，也决不肯与异族合作，并同奸党进行积极斗争，最后因国破家亡，割断情根，遁入空门，写下一曲哀艳之歌。

这李香君，乃是秦淮名妓李贞丽的假女。李贞丽又称十娘，是有名的侠妓，曾与人赌，一夜之间，千金输尽，不以为意，所结交者都是当时的豪杰和名士。李香君有乃母家风，歌、舞、弹、唱无所不通，尤善琵琶，为教坊中之翘楚，远近闻名。

当时南京城内东林党复社的领袖是归德的侯方域，他字朝宗，少有才名，诗文俱佳，儒雅风流。他和陈定生、吴次尾等人，组织复社，继续打击魏忠贤余党。阉党阮大铖当时极力攀附魏忠贤，得光禄寺卿之职，魏忠贤败亡后，他也被免职，在南京闲居，仍然想东山再起。侯方域等复社人多次揭露他过去的罪恶，并在祭文庙时痛打他一顿，吓得他再也不敢四处乱走，躲在家里，恨恨不已。他有一好友，是马士英的妹丈杨龙友。此人与复社众人也有来往，便想从中调解，替阮大铖疏通。他知道侯方域是复社领袖，就趁其无聊的时候，带他来到李贞丽家，使侯方域与李香君相见。

侯方域一见李香君，就为她的妙龄绝色，色艺双全所倾倒；李香君久闻侯方域之名，又见其一表人才，更愿委身相随，跳出青楼。才子佳人，难分难舍。杨龙友见此，则精心布置，拿出了大量的金银，替二人准备婚嫁物品，举办筵席……，侯方域不费分文，竟娶得李香君为妻，只是在定情时送给李香君一把宫扇，并题诗一首，做为信物。事后，杨龙友方向侯方域说明所用一切费用，皆出自阮大铖之手，请侯方域为阮大铖解围。此时侯方域犹豫不决，已欲为阮大铖开脱。李香君闻此，则大怒，严词痛责侯方域道：

“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别人攻之，官人您却要救他，您要将自己置于何等

的地位？我虽然出身低贱，但也知道大义所在，岂能为妆奁小事而使官人清名有损！”

说完，李香君脱下裙衫，拔下钗钏，将之全部退还给杨龙友。愿意荆钗裙布，与侯方域相厮守，也绝不接受阉党恩惠。

香君此举，深深打动了侯方域，更使复社众人受到感动，亲切称她为“老社嫂”。但阮大铖却因此更加痛恨侯方域、李香君，时时想寻机报复。

南明福王登基之后，马士英、阮大铖拥立有功，被委以重职，马士英做了凤阳督抚，阮大铖做了兵部侍郎。此时阮大铖开始实施报仇计划，先在马士英面前极力抵毁侯方域，幸亏史可法为侯方域辩护，将之保护起来，他才免遭迫害。阮大铖见害侯方域不得，则又在香君身上打主意。一日，他亲自去见漕运总督田仰，盛赞香君之美，并言自己愿从中撮合，使之与田总督结合。田仰本好色之徒，闻言大喜，即请大铖为媒。大铖又让杨龙友去找李香君。

香君自侯方域避祸远走之后，立志守节，绝不接待客人，一心等候方域归来。这天她正在楼中自思自想，忽报杨老爷求见，即下楼来见杨龙友。二人寒暄已毕，杨龙友言：

“香君姑娘，侯公子一去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想已忘却姑娘了。再说如今兵荒马乱，朝不保夕，谁也不能预料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情。你何必苦苦等待侯公子？现有我同乡田仰，任漕运总督之职，久仰你的大名，欲娶你为妻。你不如应允，也有个归宿，过几天好日子……”

“杨老爷何出此言？”香君打断他的话。“想当初我与侯公子成婚，即是老爷为媒，如今却又为何劝我另从他